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20

楚 剧

官錢姑堂墩紅賢子打路遇水米
清学金經罗豔姑 教雷上 投送
大討打斬海白小三赶描路鳳安 姣安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K243.5
592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二十)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昌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 8 1/16 印张: 210,000字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统一书号: 10108 · 401

定 价: (9) 0.85元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編輯出版，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統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調；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調、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灯戏等。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遺產，决定陸續搜集、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

“丛刊”所收剧本，主要的是原本。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們采取了先到先得的原则；并視必要，邀請对該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对于經過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也将选择收入。

我們愿意积极地来編輯出版这部“丛刊”；但是力量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

目 录

- 大清官 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组录本 1
- 讨学钱 喻洪斌述录 41
- 打金姑 易云卿述录 57
喻洪斌校订
- 斩经堂 喻洪斌校订 87
- 海罗墩 周月峰、易云卿述录 115
- 白艳红 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组录本 135
- 小姑贤 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组录本 149
- 三娘教子 宋寿山述录 161
喻洪斌校订
- 赶子雷打 王寿山、易云卿述录 173
喻洪斌校订
- 描容上路 喻洪斌校订 201
- 路遇 易云卿述录 213
喻洪斌校订
- 凤姣投水 易云卿述录 229
喻洪斌校订
- 安安送米 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组录本 237

大清官

武汉市楚剧团挖掘组录本

劇情：清初，余成龙接任河北巡按，途中接得百姓控訴梁武縣張龍、李虎竊占蒲橋渡；馬山峰重利盤剝，洪恩寺和尚奸淫婦女等不法案件，于是乔裝私訪。行經梁武縣茶館，探得張龍等確有其事，为了更進一步地了解實情，又親身去到蒲橋渡偵查。過河時，張龍、李虎照例勒索船錢，余不肯給，被推下水去，幸為漁人救起。

余脫險後，路經高崗下茅房，借火烤衣，又遇沈秀英訴說馬山峰倚仗十四奸王勢力，奪人田地，并冤陷其夫，逼她作妾。正談論時，被馬山峰遇見。馬欲殺余，幸賴沈秀英求情，說明是一算命先生，乃免。馬去後，余乃代沈作伸冤大狀一紙，着其到保定巡按衙門，為夫雪冤。

嗣後余又轉到洪恩寺附近偵查，路經涼亭，又從小沙彌悟淨口中套出該寺和尚不法情事。余去到寺中，以借宿為名，查看動靜。該寺長老和尚早知余巡查河北，心懷畏懼，見面後，懷疑他是余成龙，迫令小沙彌將余拖去打死。幸得小沙彌憐其無辜，將其放走。余上任後，即將一干不法人犯張龍、李虎、馬山峰及洪恩寺長老和尚等拘拿到案，依法斬首，大快人心。

人物：余成龙(老生)、沈秀英(青衣)、严登科(小生)、李公道(老生)、張龙(花面)、李虎(花面)、馬山峰(花面)、梁武县(小丑)、祝应龙(花面)、悟淨(小丑)、顧事(小丑)、中軍、四护卫、四龙套、差役二、民女四、沙弥二。

第一場

[余成龙上。]

余成龙：(引)奉旨出京，与黎民判断冤情。(詩)

劍气冲霄星斗寒，为官容易讀書难，
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中庸仔細观。

本院、余成龙。康熙駕前为臣。叨蒙圣恩，放我八府巡按，
巡查保定一带等处。只因梁武县有百姓告到大案几桩，是本
院换了便衣，出外查訪便了。(唱过腔)

蒙圣恩他放我保定把任上，
为国家願不得戴月披霜。
一路上有許多父老拦馬递状，
告的是梁武县大案三桩：
第一案紅恩寺长老和尚，
他不該将民女擄进庙堂。
第二案蒲桥渡水手放搶，
有張龙和李虎私通十四奸王。
第三案馬山峰私放皇賬，
占人田地霸人妻女情理有伤。
为此案換便服下乡私訪，
馬步儿郎你好好看守营房。

有本院正行走抬头观望，
那前面雾腾腾一座街坊。
撩衣且把大街上，
抬头看一酒館就在那厢。
我不免到酒館前去私訪，
单听那飲酒人說短道长。
学一个好酒人东瞧西望，（进店介）
叫声酒保在哪厢。

酒保哪里？

〔李公道上。〕

李公道：（引）端杯三日醉，开坛十里香。河下洗酒坛，醉倒老龙王。

哪一位？

余成龙：酒家！

李公道：敢莫是飲酒而来？

余成龙：正是飲酒而来。

李公道：請进！

余成龙：有进。这厢有礼！

李公道：还礼。先生何席打坐？

余成龙：随便。看上小菜一盘，暖酒一瓶。

李公道：伙計們！小菜一盘，暖酒一瓶哪……酒菜在此，小老不奉陪了。

余成龙：轉来！

李公道：做什么？

余成龙：你为何看一杯一筷？

李公道：先生一人飲酒，故而看一杯一筷。

余成龙：一人吃酒冷淡，你来陪我飲上几杯，好不好？

李公道：我来陪先生？这个……

余成龙：不妨，我还有話問你。

李公道：我拿双杯筷来。

余成龙：請坐！

李公道：小老与你把盞。

余成龙：請酒！（同飲酒介）請問店家：你这貴处叫什么地名，你高姓大名？

李公道：我們这个地名叫黄土崗，小老姓李名叫冒儿。

余成龙：我看你偌大年紀，緣何叫冒儿呢？

李公道：先生不能知道！我這地方有些流氓地痞，經常无事滋鬧，小老向前解劝，听我劝者就罢；不听我劝者，上面一拳，下面一足，打他一个抱不平。故此人送我一個綽号叫冒儿。

余成龙：听你之言，到是一个正直的老者。我与你改一个名字。

李公道：改一个什么名字？

余成龙：改名叫李公道。

李公道：先生太夸奖了！

余成龙：雅号傳千里，芳名播九洲。

李公道：先生太歌頌了！請酒！請問先生：哪道而来，往哪道而去？

余成龙：我是从北京而来，往梁武县而去。

李公道：小老失陪。

余成龙：請便。

李公道：哎呀！这位先生是从北京而来，往梁武县而去？（想介）
哎呀！危險，去不得。

余成龙：酒家为何背后沉吟？

李公道：非是小老背后沉吟！你往梁武县去，一定要过蒲桥渡。
蒲桥渡乃是十四王子私設的皇渡。推車之人一百二，包裹行囊八十文，空手也要六十个。

余成龙：倘若过河之人身旁不便呢？

李公道：就打下水去。

余成龙：哦……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有这样无法的事件嗎？

李公道：点点是实。

余成龙：好！酒菜錢在此，告辞。

李公道：哎！先生哪里去？

余成龙：蒲桥渡去。

李公道：那去不得。

余成龙：我一定要去。

李公道：为人不信直中直。

余成龙：店家須防仁不仁。（下）

李公道：哎！这位先生到蒲桥渡，凶多吉少。我不能袖手旁观。

这……伙計們！好好照守酒店，我去就来。（下）

第二場

〔張龙、李虎上。〕

張 龙：霸占在黄河。

李 虎：过河人儿多。

張 龙：有錢把河过。

李 虎：无錢难过河。

張 龙：張龙。

李 虎：李虎。

張 龙：賢弟！

李 虎：兄长！

張 龙：天气晴和，河下走走。

李 虎：請！（同下）

〔余成龙上。〕

余成龙：（唱快逐腔）

在黄土崗那一老丈說得清楚，

張龙李虎仗势力强把船錢收。

来在河坡观看渡口，黃旗扯在大碼頭。

推車之人一百二，挑担行李八十文足。

空手也要六十个，少了一文打下水流。
观此河不过三两里水路，
清平世界欺詐良民儿不要人头。
待本院上了任定依法惩究，
拿住了張龙李虎定斬不留。
放下了潑天胆喊叫过渡，
摆渡的儿郎攏碼頭。

哪！船家！

張李 龙 虎：这个老人敢莫是过河的？

余成龙：正是过河的。

張李 龙 虎：搭上扶手。(上船介)

余成龙：哪里打坐？

張李 龙 虎：官仓打坐。

余成龙：你们这小小的漁划，哪有什么官仓！

張李 龙 虎：呀呀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余成龙：好一个“肝胆俱全”。开船！（唱快过腔）
小小的漁划水上漂，吓得本院胆魂消。
两个水手如虎豹，胸中暗藏杀人刀。
船行河中景色好，停篙住桨为哪条？

水手！行的好好，为什么落篷不走？

張 龙：到了老子們要錢的地点。

余成龙：你们要錢，为什么老子相称？

張 龙：老子們离了老子就不講話。

余成龙：你叫什么名字？

張 龙：老子叫張龙。

余成龙：这一位？

李 虎：老子李虎。

余成龙：好！你們的船錢拿了過去。

張 龙：拿了過來！你这老儿可曉得蒲橋渡的規矩？

余成龙：一概不知。

張 龙：這是十四王子設的皇渡，黃旗扯在大碼頭之上，推車的人一百二，挑担行李八十文，空手只要六十個。你这八文銅錢，買酒不得一醉，買飯不得一飽，要它何用？丟在水內。

余成龙：你这兩個狂徒！好生無禮。輕視國寶，乃是一行大罪。今天是遇着小老，若遇着鄉間的父老，就控告你这兩個狂徒。

張 龙：你拿什麼由頭告我？

余成龙：八個字。

張 龙：哪八個字？

余成龙：行到河中，勒索船錢。

張 龙： 哎呀……

張 龙：賢弟！

李 虎：兄长！

張 龙：这个老儿一定是一个包攬詞訟之徒，我們給他一个快性命。先生！你上船來可曾看見船上希奇貴寶沒有？

余成龙：什麼希奇貴寶？

張 龙：一个魚双頭双尾，不是希奇貴寶嗎？

余成龙：現在何處？

張 龙：出倉觀看。

余成龙：在哪里？

張 龙：在这里！哎！去你媽的巴子！（打余下河介）哈哈！把这老儿好有一比。

李 虎：好比何來？

張 龙：好比秤鉈落水，不沉就不沉，一沉就沉到底。呃！哈哈！（闖下）

第三場

〔余成龍上。〕

余成龍：（唱倒板）

適才間打入水逐浪漂流。

張龍、李虎！兩個強盜哪！（唱）

這是我為黎民險把命丟。

適才被賊打入水中，多虧漁翁將我搭救，才得活命。我只得

望空一拜便了！（唱返腔）

手指着蒲橋渡大怒不休，

罵張龍和李虎兩個狂徒。

八文銅錢不擺渡，

一槳把本院打下水流。

此番上任把本奏，

定斬兒首級掛城樓。

站在高坡用目看。（看介）

山脚下現出了一座茅樓。

去至在茅房外杈且站就。（听介）

耳听得茅屋內叫苦不休。

听聲音不象是男子模樣，

好似二八一女流。

有什麼冤屈事開門早訴，

八台官在此地正好出頭。

〔沈秀英上。〕

沈秀英：（唱悲腔）

沈秀英在茅房心如刀絞，

罵一聲馬山峰作惡放刁。

我的丈夫是哪些待你不好，

你苦苦害我夫妻所為哪條？

我正在茅房內兩淚垂掉，
又听得茅房外人聲驚驚。
是是是來明白了，
想必是山峰到此要用酒肴。
急忙忙開茅房兩臉陪笑，
原來是站的一位老迈年高。
我觀他渾身衣服被水打湿了，
來到茅房為哪條？
這茅房也不是跑馬大道，
這茅房又不是接官的路途。
茅房小他乃是馬老爺所造，
茅房里無有多人只避難女媧。
老先生你快些走了為妙，
馬山峰到此來你有命難逃。

余成龍：（唱返腔）

耳听得這大姐把話說了，
果然是馬山峰作惡放刁。
哪怕那馬山峰如豺狼虎豹，
為黎民哪願得身入虎巢！
回轉頭我就把大姐來叫，
我本是江湖上算命的年高。
適才間打從了朽木橋道，
日暈花落水中打濕了我的衣袍。
是這等我特來把大姐請了，
請大姐討紅火烤干我的衣袍。

沈秀英：（唱返腔）

查巽言來問其情，難中又遇難中人。
惻隱之心人皆有，
況且是同病相憐更應同情。

請先生茅房進，
老先生請坐下我去把火生。
轉面來我只把紅火撥定，（撥火盆介）
老先生烤干衣好趨路程。

余成龍：（唱）

自古深山出好水，果然茅屋出賢人。
左邊烤右邊熏，衣服烤得起灰塵。
煩大姐你快快將紅火拿進，
大姐你到是一個賢德的人。
我剛才與你把話論，
你為何兩眼帶淚痕？

大姐！我听你声音，不象此地人氏。家住哪里，姓什名誰？
對我一講可好？

沈秀英：先生哪！（唱）

老先生問得我珠淚滿腮，
尊一聲老先生聽開懷：
表家乡居之在沈橋縣界，
出西門五里路沈家土台。
我爹尊沈平玉人稱員外，
我的母親蔣安人執掌家財。
生下我沈秀英很是痛愛，
許配了嚴登科貴門秀才。
遭不幸公公爺早年不在，
多亏了婆婆娘接我過門來。
到他家夫妻們到還恩愛，
不料想老天爺降下旱災。
沈橋縣千三載婆婆餓壞，
無奈何夫妻們逃出外來。
行走時經過那蒲橋渡界。

余成龙：沈大姐！你也路过了那蒲桥渡嗎？

沈秀英：正是。

余成龙：別的慢講，你先講蒲桥渡。

沈秀英：(哭介)老先生哪！(唱快返腔)

遇張龍和李虎擺舵前來。
上船時他不把價銀來擺，
船行到河中間訛詐錢財。
我夫妻是逃難人錢未多帶，
用槳篙將夫妻打下水來。
多亏了打漁人恩重如海，
他將我夫妻們救上岸來。
夫妻們上岸時生活無奈，
哀告了王老板暫把店開。
開店時個月整到还清泰，
偶遇着馬山峰順馬前來。
我夫妻見山峰擺酒款待，
小女子在天井下漂過衣來。
馬山峰他見我容顏不壞，
比時間在席前輕薄起來。
馬山峰不飲酒絲糧來帶，
回家去命書童送帖前來。
接我夫到他家盛酒款待，
假意兒在席前拜過盟來。
飲酒時一二更到还清泰，
三更時殺了環禍從天來。
小丫環本是那山峰殺害，
他說是我丈夫強奸裙釵。
將我夫送梁武縣捏詞誣賴，
用銀錢買脏官定下罪來。

一計不成二計害，
他要我沈秀英匹配和諧。
沈秀英听此言万般无奈，
无奈何抓破臉流下血来。
馬山峰他見我容顏毀坏，
限定了百日滿再配和諧。
眼睜睜就到了九十天外，
怕的是百日滿夫把刀开。

余成龙：（唱过腔）

又听得沈大姐把話來說，
罵一声馬山峰这还了得。
令为官岂容你在此撒野，
只等到四月八把儿的头切。
回轉头再問問沈家大姐，
馬山峰的情由你可曉得？

沈秀英：（唱）

老先生問山峰更要謹慎，（四望，关门）
馬山峰幼小时孤苦零仃。
三岁死父五岁中母又丧命，
多亏了他外公撫养成人。
馬山峰他生来浪蕩成性，
不讀書不习正賭博为生。
那一年由賭友推荐王府，
十四奸王喜爱他掌管府門。
在王府积攢有紋銀千两，
因此上回家来大振門庭。
銀子帶归放皇賬，重利盘剝貧苦人。
他放一两要二两，放出四两要半斤。
有錢之人將錢还，无錢之人典地卖田。

一无钱二无田，结发妻子算与他人。

好的留着做妻妾，歹的留着作用人。

他有夫人八九个，

他要我做个十房夫人。

正与先生把话论，（马山峰内喊）

马铃响定是山峰到来临。

余成龙：哎！哪来的马铃响亮？

沈秀英：一定是马山峰到此。

余成龙：这如何是好？

沈秀英：先生不要害怕，暂在后面躲避一时。随我来！（同下）

〔马山峰上。〕

马山峰：（唱倒板）

鼓打三更月正高，来了山峰马英豪。

老天爷保佑我长生不老，

要把严登科一笔勾消。

催马去至茅房到，

叫秀英快开门爷要用酒肴。（下马介）

秀英开门！

沈秀英：迎接马爷。

马山峰：站过！（进内，两边望）

沈秀英：回到茅房东瞧西望，难道秀英有什么歹事？

马山峰：秀英、丫头！马爷爷适才在茅房外面听见内面有两人讲话，进到茅房，为什么只有一人在内。

沈秀英：这个……

马山峰：这个什么？

沈秀英：我……思念马爷。

马山峰：你怎么讲呀？

沈秀英：思念马爷。

马山峰：呃！哈哈！哈哈！好一个“思念马爷”。（后面响声介）后